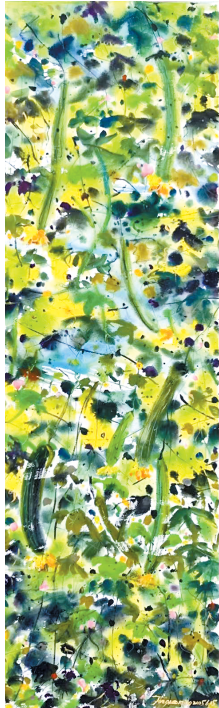


忍不住又要为秋色里的西湖吟咏一首诗。哦,诗人情怀亦难以描绘西湖醉人的黄昏美景。瞧啊,连浩瀚的天空也被西湖的碧波映得绚丽多彩:镶了银边的白云,蓝得透明的晴空,似西子美女羞红了脸的晚霞,那真是一首令人如痴如醉的梦幻诗篇。

忍不住又想为秋色里的西湖绘一幅引人入胜的画。偌大尺幅的画面上是跃动的碧波,不住翻腾的碧波掀起朵朵白色的浪花。只见轻涛细浪里航行着各色的游船,有俗称“飞燕子”的小舟,小舟上戴毡帽的船工在不慌不忙地划着桨,让那一叶小舟随波逐浪般地舞蹈。也有一二十游客共租的船儿,那是由船老大撑着篙,技工驾驶着快速游览西湖的船。毕竟,到杭州来的游客中,除了优哉游哉休闲的以外,还有不少人是忙中偷闲来的,他们往往还要赶飞机或者赶高铁。快船的速度虽快,西湖的美景却一个也不能落下。最大的游船是仿古的龙船,那要比小舟和快船宽大气派得多了。想一想,是龙船呀!专门载着皇帝来游西子湖的。可今天的龙船上,悠闲地品着龙井茶、咀嚼着调味零食的,却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。他们购买了游船票,乐享的是当年皇上的待遇,有吃有喝有详细的关于西湖的美丽故事介绍。一年四季,赏西湖十景以



丝瓜情 (纸本水彩) 金国明

夜幕低垂,星月闪闪,又到我家的抄诗时间。我与儿子翻开各自的抄诗笔记,临窗共抄王昌龄的《九日登高》。“青山远近带皇州,雾景重阳上北楼”,笔尖游走间,我为他解读盛唐重阳的盛景:北楼登高,茱萸插鬓、菊酒祈寿。诗中“雨歇亭皋仙菊润”的湿润秋意,应和了今夜窗外氤氲的桂香。儿子忽然指着“茱萸插鬓花宜寿”一句问:“古人插茱萸真能长寿吗?”我笑着说:“这句话可不是这么简单理解的,里面有两重意思:其一是茱萸插鬓,可以祛病避邪;其二是饮菊花酒,可以延年益寿。爸爸考考你,重阳的历史你来说。”

儿子放下钢笔,想了想说:“重阳节的源头,最早是丰收祭天的,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,正式成节是在唐朝,这首诗就把重阳节的好多习俗都写了进去,登高、插茱萸、饮菊花酒,读完诗就能看到眼前的一片盛景呢。”

“那你知道这个节日为什么叫重阳节呢?”我接着问。

“重阳的名字,是因为这个节日定在农历九月初九。”儿子盯着我认真地回答。

“不错,在咱们古籍《易经》里,

# 西湖秋色

叶 辛

外,游客们还要欣赏西湖周边的山,每一座山的山上山下都有传说和传奇啊,传说往往带有神话色彩,而传奇呢,又总是和历朝历代的名人有关。听过之后,慨叹之余,不由得让人浮想联翩,为什么这些动人的故事都会和西湖有关呢?

哦,西湖真是个神奇的湖。天下西湖三十六,唯独杭州的西湖让世人最为难忘。

忍不住还想为秋色里的西湖唱一首歌。歌声是抒情的,歌声是婉转动听的,歌声是令人怦然心动的,歌声是让人心向往之的,歌声又是百听不厌、愈欣赏愈觉余味悠长的。这首歌从远古唱到今天,唱出的是西湖的历史,咏叹的是西湖往昔的典故,唱来的是今日的辉煌灿烂,唱去的是过往的凄婉和悲凉……

忍不住又想对秋色里的西湖倾诉,倾诉每一位或远或近前来游览的客人的心里话,西湖是古老的历史悠久的,西湖又是年轻的充满勃勃生气的,人们爱西湖,对西湖美景百看不厌,就是因为西湖总让人想到青春的美好,总让我们觉得明天更有奔头更有希望,总让各个年龄层次的游客比昨天更年轻了。

哦,一年一年又一年,所谓岁岁复岁岁,秋色里的西湖永远让人们看不够,秋色里的西湖永远让人们流连忘返。

葱葱……这些蔬菜的生长规律始终如一,遵循着古老的时令节气。只是打理小菜园的人,换了一代又一代,轮了一轮又一轮,老辈故去,子孙接续。

故乡的夜晚静谧而祥和,秋虫在低鸣。夜色之中,月光依然为行路人照亮,星光仍在闪烁。路灯从无到有,一直亮到深夜,只是夜行散步的人少了。

故乡的人烟,相较于往昔稀少了。田野之中,难寻青壮年的足印;夕阳之下,鲜见少年奔跑的身影。他们大都已离开故乡,有些人最终会归乡,有些人则永远不会回来。

故乡让人眷恋,但为了追寻心中的梦想,不少人不得不选择离开,走向更为广阔的天地。故乡也因此变得远在天边,不再

## 故乡,一期一会

徐立新

是开门即现、睁眼可见的寻常存在。

对于游子来说,故乡或许只会在闲暇之际浮现于脑海,又或只在失意落寞之时才会被想起,尤其是那些没了父母长辈、兄弟姐妹、旧土老屋的故乡。

近乡情更怯,不敢问来人。旧貌若不在,情能寄何处?

我们该与故乡保持怎样的距离呢?是日日思念,总想回去,还是抛

讲的就是阳爻为九,九是阳数,九月初九,日月皆阳,所以称为重阳。1989年我国把重阳节定为‘敬老节’,千年习俗与孝道文化相结合,成为刻进我们每个人身体里的基因。”稍后,我又说:“今年重阳快到了,你打算给爷爷奶奶准备点什么礼物吗?”

“有的有的,”儿子急切地说:“我不能常见到爷爷奶奶,暑假里才

## 画里重阳

唐 鹏

有空回村里看他们,他们见到我可高兴了,奶奶给我准备的黄金炸猪排让我常常回味呢。”舔了舔嘴唇,他接着说:“刚刚读了《九日登高》,让我眼前有了一片景象:咱们一家人在一起喝菊花酒,吃重阳糕。我想画出来给他们,祝他们身体健康、开开心心,爸爸,你看怎样?”

“很好呀!”我拍了他的肩膀,说道:“你爷爷常说,孝不在礼重,而在心诚。等你画好了,爸爸带回去给爷爷奶奶,另外我再买些糕点给他们……”

看向窗外的弦月,欣慰之余,

熟悉束纫秋的人都知道,这位新民晚报社的当家人,曾经是一位文学青年;而且,正是因为文学创作,使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。

那么,束纫秋是什么时候开始写小说的呢?似乎他从未道及。

在专职从事新民百年报史馆筹办工作不久,我在束纫秋长子束因立府上,意外发现尚有三本束纫秋青年时期的日记存世。第一本,写于1936年,束纫秋只有17岁。

17岁的束纫秋,在亚洲银行当练习生。这家小银行的工作是枯燥无聊的,青年束纫秋是多愁善感的。在日记第一页开头,他写道:“我记这日记的第一个希望,是它(这本日记)能够告诉我一切罪恶。”他对人生、对社会的愁绪可见一斑。从日记里可以看出来,文学青年束纫秋如饥似渴地阅读新文学作品。读书,占据了他绝大多数的业余时间。他的阅读范围,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的新文学作家。

和许多文学青年一样,束纫秋在饱览名家名作的同时,也一直有创作的冲动。在这本日记里,发现了束纫秋的处女作。

这年3月5日,束纫秋在日记里写道:“在空闲的时候就写我的处女作——《祖孙》——这篇的模特,是拿去年在马路上看所见的一祖一孙,求乞的情形作的。写到吃饭时便写完,大约有一千多字,字句上还很满意。”

因为“很满意”,束纫秋决定将这篇作品投给《申报》副刊。这天下午,他给报社编辑写了一封信。他把全信抄在日记里:

编者先生:

附上的一篇东西,是我的处女作,不,只可称为练习罢了。

我是一个内地读私塾的人,所读的,都是“子曰”“之乎者也”的一

之脑后,不再相见?我觉得都不好!或许一期一会,才是最好的安排。倘若我身不由己,无法抽身常回故乡,那么我愿在每个节庆假日,长驱直入归故乡,赴一场“一期一会”

这只是我度过的千百日之中最平常的一日。夜色遽然褪去,淡粉色晨光铺洒进天空,鸟儿一如既往地鸣叫着飞过。我选了一只金色的勺子,将咖啡粉舀进摩卡壶,点火烹煮,水突突地沸腾开来,气阀发出汽笛般的鸣响,咖啡浓香逐渐占据了屋子的每个角落。

整个过程充满了仪式感,汽笛声中,船队就是这么向着大海和江河出发的吧?第一缕金色阳光映照喜马拉雅山的雪峰,而我在此时啜饮第一口咖啡。我通过这样的仪式,从上天手里接过一个新的日子,如同接过一颗成熟饱满的豆荚,看着它“啪”的一声裂开,新的一天开始了。

人走到哪,咖啡的香气就飘到哪。屋子里的人、事、物在这个旋律下开始一天的节奏。吃过早餐,孩子们去上学,上班的人也出门了。洗衣机在旋转,街上传来摊贩叫卖的声音。每一个音符恰如其分地发生。世界像一个迟到的傻瓜,从混沌中醒过来,匆匆忙忙汇入这个大合唱团。

在处理各种事务中忙过一上午,为自己泡上一杯清茶,茶叶在热腾腾的水中舒展开来,回到在枝头迎风招展的模样。嫩芽儿还记得在枝头闪耀的时光吗?彼时原野的风微凉,日光初出,万物都在一个稚嫩的梦里。我一口饮下一个清凉微湿的梦,茶香从舌尖蔓延至全身的感官,如同夏日赤脚涉水,经过一条缓缓奔流的小溪。

看到许多人在网上提问,人到中年,生活中还有什么值得快乐?自从童年的糖果不再负责提供快乐之后,后续很多事物,华衣和美食,房子与车子,一

类东西,对于现代的新文学,是一点不通的,以后到了上海,为从小就欢喜读小说的原故,于是就加入申报流通图书馆(现在是改“量才”了),因此便有和现代文学接近的机会,经了几

## 束纫秋的处女作——报史拾贝之二

李天扬

个月的训练,竟使我视文学为第二生命,于是我又想创作了。

附上的一篇,是我下了几次决心,才把它写成的,内容的不佳,和字句的少斟酌,当然是在意料之中,但我又为什么冒昧地寄上来呢?这又

是我的愚笨发明(?)了。

我自己写出来的东西,当然自己是不知道好坏的!而我的朋友中又没有一个人可以指导我,更正我,只好想出这法子来了。

把我写成的东西投寄在有文艺栏的报纸上,如果可以登载出来的话,那我就可以知道我的写作,是稍有眉目了。不登载出来呢?

那当然是不行了。这个原因,是想假编者先生的目光来断定我的程度高下,我想这一点苦衷,先生们也可以原谅的吧?

还有这篇东西里的错误地方,自然是不少的,若先生们以为可以指教,而更改一下,那更感激不尽了。

好了,无聊的话也说得太多了,诸位也有公事的,再谈吧!

祝你们快乐!

束纫秋 鞠躬

从这封写得畅达得体又小心翼翼的信中,束纫秋向未谋面的报社编辑简述了自己如何爱上文学,甚至“视文学为第二生命”的心路历程。

第二天,束纫秋开始誊写这篇

稿件,但他“又怕别人看见要取笑,所以只好偷偷摸摸地写”。好不容易背着同事把稿子誊上原稿纸,又怕它退回来给别人知道,所以还犹豫地没有寄出去”。这是因为束纫秋是住在银行宿舍里的。

写了,自然是希望发表的,束纫秋在日记里自问:“不知道可以‘第一个爆竹就响’吗?”

犹豫了三天,到3月9日,束纫秋终于下了决心:“一篇《祖孙》的稿子,决定明日寄出去”,但他把退稿的地址,写为好友殷钰珩的住处。这样,万一退稿,同事们也不知道了。

像所有的初投稿者一样,束纫秋寄出稿件后,就忐忑不安地盼着发表,接下来两天的日记里详细记录着——

12日,“一过五点钟,我就跑到楼上去翻阅《申报》,想看看我的作品究竟登载出来没有,可是又使我失望了。这篇东西我是知道失望的。但我却又怀着希望(希望)的心去翻阅,结果看见没有又感到不快乐。这是什么道理呢?”

13日,“今天第一件事就是翻《申报》。我知道登载出来,是不可能的,但我又怀着希望的心去找,这,又是我‘矛盾’的地方。”“枉坝来,赶紧问他:‘稿子可退回来没有?’他的回答又使我的希望增加不少。他说:‘没有退回。’寄去已经三四天,还没有退回,说不定还有些希望。”

有意思的是,从3月14日起,束纫秋再也没有在日记里提及此事。也许,他很快就对发表不抱希望了罢。

虽然处女作投稿失败,但束纫秋并未停止创作。几年后,他以笔名“越薪”写的小说,成为“孤岛”时期的重要文学作品,还被收入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。此是后话。

的约定——看看故乡依旧鲜活的山水草木,见见故乡仍然健在的亲朋好友,说说往事,唠唠家常。

故乡是游子的软肋,亦是盔甲,总要去看的,不如一期一会。

件件从人生的列车脱落,体验过后不过尔尔,物质带来的欢乐保质期都很短暂。但日子还是一天天过去,心情不知如何安顿。尤其人生过半,经历了一些生活的磨砺和困顿后,日子重复,难得乐趣,似乎一切都与枯枝残叶奔向陈旧与衰败之中。对这个问题,苏子有云,“惟江上之清风,与山间之明月,耳得之而为声,目遇之而成色,取之无禁,用之不竭。”如果环境能困住人,那么走到更广阔的天地,去吹风,去看朝云与晚霞,去收集月光和露水,去栽种一棵树。

世间种种,不过境随心转而已。

从广大的世界中,从微小的事物中获得快乐,是人生的一种练达。对于世上流转的各种事物和际遇,大多只能报以沉默。天地不仁,以万物为刍狗。唯一能做的,是把自己当作一片云,转到哪个山头,唱哪个山头的曲子。“日啖荔枝三百颗,不辞长作岭南人”。拉长时间维度来看,日光之下并无新事,在人类历史上,绝大多数事情已经发生了又发生,不独是你我一人的遭遇。

历经四季风雨,青山始终伫立。百川奔流复归大海,大海始终平静。平静安宁地度过每一天,就是人生的至福。如果你愿意睁开眼睛,世上到处充满自然之美,事物之中也蕴含着秩序之美。万事万物都是促使我们生长的养分,我们只有一个目的,就是日趋一日让灵魂成熟,像果树一样结出甜美的果实。

我们是星辰的孩子,因为天空太寂寞,而来尘世玩一局游戏。也许我们只是忘了,在很久很久以前,我们都是寂寞的神祇。

## 清平之乐

陈志艳



看到许多人在网上提问,人到中年,生活中还有什么值得快乐?自从童年的糖果不再负责提供快乐之后,后续很多事物,华衣和美食,房子与车子,一

